

城當舞蹈團30周年壓軸節目

曹誠淵非常道演繹天地人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道可道，非常道。」天地萬物間的道，很難說得明白。城市當代舞蹈團藝術總監曹誠淵，將率領一眾本地編舞家，把中國傳統道家思想重新解構，透過舞蹈呈現屬於中國人獨特的宇宙觀，以及道家對人生的看法。

重新解構道家思想

城市當代舞蹈團三十周年壓軸節目，是由曹誠淵親自操刀的最近大型創作《非常道》。曹誠淵今次夥拍駐團編舞家海寧、駐團藝術家邢亮，聯同黃狄文、龐智筠、黎德成、楊怡孜、羅凡五位城當年輕編舞，將中國古代經典《易經》、《黃帝內經》及《道德經》中的概念重新解構，整合成全新舞劇，將由城當全體十五位舞者及香港演藝學院二十多位舞蹈學生聯合演出，並邀來作曲家陳慶恩，繼二〇〇七年的《蘭陵王》後，再度為城當創作音樂。

曹誠淵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和道家思想為主流，儒家要求人要嚴謹、斯文有禮，但道家則鼓勵個性的發揮，注重對身體的認識和表達，要保護和注重身體的和諧流暢，太極、武術、養生等都與道家相關。這跟舞蹈亦很接近，他自己很喜歡道家思想。

《道德經》中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今次舞蹈作品將分成三幕，以「天」、「地」、「人」重構古人不能道、今人測不透的中國宇宙觀。第一幕「天」，以《易經》第一卦的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為主題，儀式展示天道運行，地上每一個體也有自己的個性和軌迹；第二幕「地」展現中國傳說中「地有四極，五方五行」的中國傳統物理觀，「東南中西北」分別對應「木火土金水」，彼此相生，互為所用；第三幕「人」以《道德經》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並以《易經》乾卦的卦象，由「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等，展現大自然在世界不斷循環，闡釋人類發展的盛衰，配以盤古、女媧、伏羲、神農及黃帝等傳說人物，昭示人間情懷。

舞者示範演繹五行

城市當代舞蹈團舞者昨日示範演出片段，曹誠淵按五位年輕編舞龐智筠、羅凡、楊怡孜、黃狄文、黎德成的特質，分別演繹木火土金水。曹誠淵介紹說：「《尚書》中提到木曰曲直，所指的木不是代表一種物質，而是一種神氣，流動的、變化的、清脆的、多變化的東西；羅凡演繹的火較向外放射的，



▲曹誠淵（左六）、陳慶恩（左五）及城當舞者合照（本報攝）



▲代表「金」的黃狄文（左）與代表「土」的楊怡孜互動的舞蹈（本報攝）

而楊怡孜演繹的土，則內在內斂，由丹田發出的氣；金則較堅硬，力量會突發性綻放，動作很乾脆利落的；水是道家最重要的元素，它沒有既定的形態。」五位舞者除了獨舞外，也有一場群舞，表達了五行相生相剋的關係。

陳慶恩配樂難度大

作曲家陳慶恩表示，今次創作是很大的挑戰，一方面在《蘭陵王》中，他用了許多樂器很多色彩，今次創作時不想令人感覺重複，要突破自己很難。另一方面，創作《蘭陵王》時，曹誠淵要求他創作四段各十五分鐘的音樂，但今次則每個部分都分得很細碎，由四分鐘到十分鐘或二十分鐘都有。今次舞作的主題較為抽象，因此，音樂上，陳慶恩亦避免用一些個性很鮮明的樂器如二胡、弦樂等，他會選擇一些較中性以及較接

歌劇《魔笛》文化中心上演



▲塔米諾王子獲仙女贈魔笛

▲柏美娜與捕鳥人相遇

【本報訊】莫扎特膾炙人口的歌劇《魔笛》，正在文化中心上演。過去兩個世紀，《魔笛》風靡世界各地觀眾，其魅力來自它的故事、音樂等多個元素：男主角塔米諾王子和柏美娜童話式的愛情故事，大祭司薩拉斯特羅神聖莊嚴的音樂，以至夜後燦爛繽紛的花腔詠嘆調，都使《魔笛》成為德語歌劇史上的重要作品。

《魔笛》的故事內容講述塔米諾王子經歷赴湯蹈火的考驗，最後與柏美娜終成眷屬，並從中得到啓迪。但《魔笛》不單只是一個愛情故事，莫扎特更把共濟會的理念及兄弟情誼，與維也納喜劇元素共冶一爐，創造出一個魔幻境界。

《魔笛》由香港歌劇院、國家大劇院及挪威歌劇院聯合製作，監製莫華倫及陳平、佩爾·拉森，導演是保羅·卡蘭。

導演保羅·卡蘭的歌劇製作手法素以具新意及濃烈色彩見稱。他曾為歐美多個著名歌劇院執導多齣歌劇，包括史卡拉歌劇院的《唐懷瑟》、聖達非歌劇院的《波希米亞生涯》和《彼得·甘斯》、威尼斯鳳凰劇院的《那克蘇斯島上的阿麗德奈》和《狄花妮》，又在斯圖加特國家歌劇院執導《牧歌》的世界首演。

多位中外著名歌唱家攜手演出，兩位男高音魯斯·斯萊奇及艾力·馬戈里將在不同場次飾演男主角塔米諾，兩位女高音黃英與依娜·杜卡奇亦在不同場次飾演女主角柏美娜，他們聯同香港管弦樂團及香港歌劇院合唱團在亞理·海邁萊伊寧指揮下攜手呈獻莫扎特的魔幻歌劇《魔笛》。

香港歌劇院於二〇〇三年成立，已呈獻多齣製作，包括《茶花女》、《杜蘭朵》、《卡門》、《費加羅的婚禮》、《阿伊達》及《卡洛王子》。

德語演唱、附中文字幕的兩幕歌劇《魔笛》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歌劇院合辦，即日至本月九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魔笛》為香港文化中心二十周年誌慶節目之一。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



▲黎德成以舞蹈演繹水的動態（本報攝）



▲在「天」一幕中，女媧出現時的群舞（本報攝）

視藝新貌

美術編輯：梁國明

萬仁輝



▲光明領，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

「寫工」牡丹 率意靈動

黃公望說「詩要孤，畫要靜。」而民革中央畫院理事、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黃山萬粹樓博物館館長萬仁輝所畫的牡丹，卻是熱烈而奔放的，那些艷麗的花朵自由自在開放着，既從容又熱烈，詩意飄飛，於細微處傳遞着畫家靈魂深處的律動。

不取其真 而取其魂

萬仁輝喜歡畫花，其「寫工」牡丹別有韻致，不取其真，而取其魂。萬仁輝說，花是上天賦予這個世界最美的點綴，每種花都有獨特的姿態與情調風格，而情調風格便是一切美的祕訣。所以，他以「寫工」畫技所畫的牡丹，是率意而瀟灑，靈動而怡然，整個畫面都飄蕩在淡淡的香氣之中。

萬仁輝介紹道，十餘年來，在某種感覺的牽引下，摸索出一套與眾不同且認知度和識別度都很高的、用中國畫形式表現牡丹的方法，被他稱之為「寫工畫」。二零零二年，應韓國國際書畫家聯盟之邀，萬仁輝赴韓國舉辦個人書畫展，其「寫工」牡丹引發強烈反響。

萬仁輝說，所謂寫工畫，簡言之就是糅合中西繪畫的所有技法以寫意之筆畫出工筆效果。它有別於工兼寫之處在於：工兼寫為工筆部分加寫意部分合成，工筆部分用工筆技法，寫意部分用寫意技法。而寫工

畫的關鍵在一個「寫」字，正如不少文人畫家引為自豪的：「我的畫是寫出來的」。寫工畫雖絕非工筆、工藝，但有工筆、工藝的嚴謹細緻；這種寫更非描繪，它不必近距離的伏案勾勒描摹，數點染墨，而是以一種放的，有時甚至是豪放、粗放、奔放、狂放的；活的，包括活靈活現、活潑活動的手法，相對遠距離的處理出來。而這種處理卻又不是一種很省心的鋪陳。

萬仁輝特別強調，寫工繪畫在寫形之時非常注重西畫的素描關係即明暗對比而稍稍忽略其色彩關係，西畫的高光部分可以用白色覆蓋並提亮，水彩亦可以洗擦並輔以留白；在中國畫材質特別是生宣紙上則落筆無悔，要達到光感效果，留白是最重要而且頗有難度的手段。這種留白不僅僅是中國畫背景留白，而主要是物象本身特別是高光亮點的留白。

鍾情牡丹 光映花魂

萬仁輝認為，寫工畫和傳統工筆、寫意或工兼寫的區別還在於：寫工畫非常強調用光感意識達到光感效果來實現「寫工」的目的。所以，他筆下的牡丹，靈氣飛動，清逸明麗，令人在光的流動中清晰聽到生命的妙音。

骨子裡透着文氣的萬仁輝，在百花叢中獨愛牡丹

▲萬仁輝為中央文史館南方基地大堂繪巨幅牡丹



本報記者 陳旻



▲好風光，天國華蓋，滿堂彩



不隨俗流 追求個性

不與庸常為伍，只尋求一份內心的安然。這種對於生活的態度，令萬仁輝能潛下心來，十年如一日地努力探尋並玩味「寫工」牡丹那新穎的繪畫觀念和特有的繪畫語言的微妙真諦，並享受着畫技的超越所帶來的快樂。

萬仁輝說，當今畫牡丹者，不下萬千，酒店、機場、街頭、藝廊，良莠充斥。為此，他從不迎合市場，保持獨立的自我意識和個性化追求，不隨俗、不入流，不被過多的功利所牽扯。他以牡丹表達自己的情感世界，自在自得，在那一片片自信和淡定的花瓣中體現一種高貴。